

開發中國家圖書館事業

(二)

Lester Asheim 著
莊芳榮 譯

至於熱衷分類編目工作，曾經是美國圖書館職業裏的一個可愛代罪羔羊。此項攻擊的主要根據是因為我們許多種類的技術過程似乎是根基於「如何去做它」的哲學，而不是「分析它到底為什麼」。或許，我們的卡片目錄不能表現出我前面所列舉的國外卡片目錄所有缺點，但是，我們即使沒有同一程度的缺點，也必定有同一類型的缺點。要舉出許多美國固執依附規則行事的例子是不困難的。事實上，我自己曾以此為題做過一次完全的公共演講。

最後，圖書館員地位不如其他職業從業者，除圖書館以外之其他訓練計劃受到優先之考慮支持與關懷、以及驚人缺乏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來從事此一需要專業性之工作等等現象，對美國圖書館員來說，已是司空見慣。倘若說圖書館員心理存有一個普遍的觀念，那就是圖書館員以為自己是職業界裏的「拖油瓶」(Stepchild)。

雖然這些對比，是描述同一類型的問題，但這些對比並不能充分明顯地表示差異的程度。雖然一個人能够在美國找到一個與我所舉出之開發中國家裏的事例相似的例子，但是一方是制度本身的實施，另一方是制度裏小分支的實際應用，二者之間就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外國的閉架式制度與我們的制度大異其趣，在其意義上亦與我們自由利用圖書的基本精神相抵觸。我們把這種情形當做一種制度的例外，因為我們嘗試圖以各種可行的方法從側面去利用資料，以減少閉架式所帶來不便之處。因此，無論可能會發現自己卡片目錄的缺點，然而我們

設計它以為藏書之鎖的基本原則仍然存在，其中若干不協和與衝突乃因吾人考慮到讀者之使用方法而建立此目錄時所產生的。分類表是一種實用主義的不是整理思想體系的理想哲學系統表。閉架式原是一種為讀者而「保護」圖書的正常設計，而不是為了防止讀者使用圖書。所有分類編目之系統，主要是要將圖書館所藏圖書與資料呈獻給讀者的工具——不論是開架或閉架。公平的講，我們有時也有閉架式，而開發中國家亦間或有閉架式。

然後，再談到高度科化的大學圖書館制度，我以為美國現有的制度是一種圖書館員的理想與專家學者的理想之折衷協和的產物，我相信你會發現沒有一個美國大學將其藏書依主題性質來分置，相反地，在其他地區則否。而且，美國大學為了使大眾讀者參考利用圖書，設計出一種聯合目錄——即將該大學所有圖書編成總目錄，並標出圖書所藏處所。由以上可勾劃出其主要差異；在我們的思想，圖書是屬於大學的，其存放於不同的地方，乃是為了使其達到最有效的利用；然而，在大部份的外國圖書館，他們認為圖書是屬於學院科系，該大學中的其他任何科系都沒有使用它的理由，在許多情況下，由於管理規則太過於嚴格，致使某一科系不再須用的圖書無法轉移到其他科系，往往還有許多嚴格規定，禁止學生以任何理由從母系借出圖書。

當我們談到美國仍然缺乏足夠的學校圖書館，其所據以埋怨的理由乃是忽略了大部分其他國家的國民，以及把自己平凡的事情看成比其他國家最好的事情還來得好些。我們談到圖書館員地位低落、對圖書館需要之低微優先權，以及圖書館薪津菲薄等等問題時，我們的國家聯邦政府在過去十年來已撥款數億美元透過特殊的圖書館立法或其他議案所通過的特殊圖書館權利依據用來改進圖書館服務制度。在這般情況之下，來比較二者之間的差距頗不切實際。由於程度上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於二者之間就成了類型上的差異。有時候，在一個擁有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國家，只有二、三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圖書館員；有時候，一個機關，除了它現有二百五十名館員外，另外設有十名額外人員，俾便從事新的服務並且使工作計劃更富彈性。拿以上二者來比較，正可說明所謂「缺乏」的不同類型。倘若要以另外一句話來代替「比較和差異」，那我會強調它為「比較就是差異」。

我所以會強調這些差異，並不是為了證明我們的制度較好。「較好」和「不大好」這二個術語，只是當吾人指出「對什麼事物」較好或不大好時才有的含意，而此係我所要解釋的一點。甚至當吾人使用同一個名詞，也不可能意指同一事物，此乃因吾人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目標或價值標準，這些目標和價值標準是圖書館界以外之領域之影響力所造成。除了我們大家都有所謂藏有圖書的「圖書館建築物，此一明顯相似點以外，在基本哲理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它改變了雇用圖書館員的目的。這是因為我強調讀者服務的重要性，所以才會引

出如此重大的差異。在前面概括的論述裏，大部分外國圖書館都視圖書重於讀者，此制度原先之設計是爲了保護和保存圖書，有時候，它甚至是圖書館的最終目的。反之，則爲視讀者重於圖書，許多美國圖書館員以豪語來表示該信條：「我不在乎圖書遺失，因爲這正意味着有人正在使用此書」。折衷的辦法就是設法使圖書與讀者同等重要，然仍會有程度上的區別，例如說，爲了使需要圖書的人可以利用到圖書而加以保護，此即明示它是偏重於某一個端。

在美國是偏重於對讀者之忠實，較忽視對圖書之保護。雖然我們明知圖書將會被偷竊或損毀，但照常開架；明知將會損失一些昂貴的參考工具，但照常提供完善的參考服務；明知有些讀者不會歸還圖書，但照常流通圖書。至於購置圖書政策，我們是注重其內容之優劣，而不注重其外表。雖然我們注意讀者的需要，有時也得買些圖書館書架上應有的基本圖書，即使它沒有太多的讀者需求，仍然要兼顧。茲以蹺蹺板來做譬喻，其一端爲讀者，另一端則爲圖書，許多美國或外國的圖書館員都希望能量往中心點移動。就一般而論，我們是站在讀者這一端，而外國圖書館則站在圖書那一端，因此倘若咱們彼此不放棄所堅信的信條，那就無法在中間點會合了。

雖然如此，我介紹這個比較的觀念，有一個理由。即使我們必須馬上改正它，或許更恰當地說，因爲我們必須馬上改正它，它乃可解釋一個極端重要的意義。因爲綜合性的術語大致一樣，所以問題及型其類也大致一樣，但是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提防一種推論的假定——即我們曾經爲解決自己問題

而精心設計出來的方法依然能够解決他們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在稍後將詳細討論，這裏只略記於此。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比較的觀念，也是屬於教育學方面。相信美國人會贊成我批評亞洲或中東國家閉架式的缺點，然而，當我把自己國家的閉架式與其他國家相提並論時，就馬上會激起一種自衛性的反射作用：「我們是有理由的」、「它並非如此之簡單」、「你忽略了某些因素」……等等。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即使在國外亦然。由於過度簡化和某些細節的遺漏造成了某些制度的缺點。

你可能記得此文是以「文化衝擊」爲開端，文化衝擊是當我們所相信的邏輯系統被一個我們未能掌握其關鍵的邏輯系統所否認或挑戰時所發生的現象。這並不是說其他的系統制度必須修改，乃因缺乏掌握其關鍵。人民所做的事，通常都有其理由，即使無法與我們的理由一致。在不能自主的責難一種不能適合自己所偏好的行爲模式之前，我們應當設法去尋找出影響它的理由。我們可能無法接受對我們來說是恰當的理由，但可能會發現一種不同脈絡的正確性——由別人來評估行爲模式及其用途的正確性。

我以為，此脈絡甚至在簡短的比較分析下，就可以顯示出其圖書館服務的哲學——即圖書的重要性超過讀者的重要性。在指責此一脈絡之不當以前，我們應當設法去了解它產生的背景，它顯然有幾分是由于經濟環境及提供能力上的差別而引起的。在第二章裏頭，我將舉出一些導致此一脈絡的理由，俾可幫助我們對其他國家圖書館事業之了解與評價。

二、形成問題的因素

在美國圖書館界有一句諺語「圖書館是社會的經紀人」，這正反映出社會的需要與目標。倘若這句話能被接受的話，那書中的主要人物——到處遊歷的美國圖書館員會更容易了解並接受他們所接觸到的其他文化世界之圖書館實際工作中所存在的差異。非常不幸地，縱使我們對這個原則有所認識，但由於思想上的習慣與傾向，致使我們仍然必須相信某些價值和目標是普遍性的。我們可以相信在中東的阿拉伯和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一樣會有圖書的出現，但不能相信當地的讀者對於圖書館准許自由進出、廣泛收集各項資料，以及讓讀者自由選擇圖書等優點的價值觀，會與我們的看法有所不同。

我並不敢說閱讀書寫的能力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學校教育對每個人也都是有用的；或者說所有的社會都得給予閱讀與寫作能力很高的價值評判；或者說所有的社會都得依賴印刷物以爲傳達交換思想與意見的工具。畢竟我們已對原始社會做過人類學方面的研究，的確，我們的困難一如我們對於想了解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的成長要比了解烏拉圭首都蒙利維多 (Montevideo) 的成熟較感興趣。假若各方面的環境狀況是一致的話，那我們可以接受自己的社會與其他社會之差異，但絕對不能期望森林中的半裸部落組織「公共圖書館之友」的團體啊！但當我們處在一個有學校、學院、大學的社會裏；而且這個社會出版有圖書、擁有可以誇耀的書店；它不僅有圖書館而且還訓練圖書館員，我們就真難以置信這個社會對其圖書、學校及圖書館依

然有着一個完全不同的要求！就如我前章所說，雖然我們使用相同的文字甚至使用同一腔調，也不可能說出相同的語言。

人們對於一個社會及制度之看法的形成往往受到社會及歷史的影響。例如一件時空的偶然事件（十八世紀末期以及新發現的無盡領域）產生了對民主政治浪漫的看法，這種看法更使公共圖書館發展成下面幾個特性——進入圖書館的平等權、圖書館功能的最大發揮、並且着重利用之方便及吸引讀者使發生廣泛之興趣——這正反映出我們對普及教育之民主要求的理想。由於這種觀念的影響，我們必須要把讀者的地位看得比書本重要，（這一點已在第一章中提到過）。在不同環境下發展之各個社會一定會產生從它本身前提中發展出來之不同觀念，就如同我們的觀念是從我們自己本身發展出來一樣，這些差異不僅在廣泛的哲學標準上顯露出來，就是在生活各方面亦會表露無遺。

且讓我稍涉一些社會及制度之影響力。目下先暫時把圖書館的問題擱置一旁，而談些社會的自然現象。圖書館員會主動為自己提供一些有關社會力量影響下的圖書館真正的含義，舉例來說吧！在貴族傳統社會的影響力之下，圖書館員一定曉得在這種環境之下的圖書館含義。在一個存在著統治階級的生活方式裡，普及教育之觀念是不能想像的。在一個注重與生俱來的財勢社會裏，未有此前世帶來之地位的人，就不要期望以個人的努力來改變其地位。那些不能享受高階級利益的人無法避免地要被迫去接受這個事實。在高階層社會裏的領導者有的繼承領導權的特權，此乃任何階級人士所未能享有的。跟隨着這種現象而來的是教育機會平等亦無法

完成有效的社會功能，而且教育徒然變成一種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因為這種教育的結果仍然不能使大多數人從事適合其身分的工作。

任何一個國家之教育類型對其本身之信條與所探行之制度都會加以支持與擁護。一個階級意識社會裏的正規教育都以為受過教育的人（知識份子）擁有其他人所缺乏的天賦才能，這種類型的教育對象和範圍是有限制的，倘若教育公開的話，那勢必破壞其基本原則與制度。貴族社會的知識份子以為「有教無類」之教育精神必定沖淡教育之特性，倘若開放教育，那麼教育之本性及內容又須改變。在許多開發中國家，一個非正式的思想灌輸的實際活動大多是支持關閉性的正規制度——即強迫每個公民在此社會當中固定模式下去接受某種生活方式和擔任某種角色。此一流行之制度是特別設計出來抗拒人民於教育之門外，而非納之於門內。

任何社會都有保護階級特權的自私慾望。擁有所謂者不輕易放棄既得權益，殷切期望取得特權的一代則熱衷於設法擠進特權階級之領域。這項哲理的衝突是許多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縱使受較高教育之機會增加了，但它畢竟仍然只佔了整個人口的極小比例。從他們的數量來說，知識份子仍然代表著一個精華。這些開發中國家所確立的教育方式是一種精英教育，其目的是為了訓練貴族社會知識份子。在這種情況之下的知識份子並不被指望去擔任中低級階層的工作，所以即使有了較高的教育水準亦無法與實際事務相配合。過去如此，現在亦然。他們以為只要維持現況就是十分恰當的試圖使知識份子能夠學習一些技能，特別在新社會試圖使知識份子能夠學習一些技能，特別在新社會

會裏，大家一致認為教育是為充實社會，使人人能親自處理所遇到的問題。

不僅哲學家需要教育；就是培養閱讀及寫作能力、操作機械以及如何在複雜的都市社會中擔任工作，在在需要教育。許多國家，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打字員，却只因為他是小公司的職員，就對自己身為打字員而感到不光彩。由於每一行業裏缺乏有知識及受過訓練的人才，而且大工作所依賴的小工作，而是整個社會都被剝奪了。但是知識份子却未能看出這點，因為在他們受教育的制度下，並不關心到整個社會，而視受教育為獨占權。

我已為貴族傳統描繪出一幅簡單的圖畫，但是許多自認為民主的國家，在今天尚且採行著一種像以上我所描寫的那種制度，因此而深深地影響了國民的思想和價值觀。機會平等權和平等的國家，並非難以找到，一個國家為了防止特權階級優越權勢之囂張而採取的措施亦屢見不鮮。因為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教育就像一種被嚴格限制的權利，所以我們至盼理想的民主社會能够普及教育。

另外，還有一種重要的傳統觀念繼續對許多國家之思想與行為發生莫大的影響力，那就是尊崇長者、敬重過去以及服從權威的傳統觀念。這個因素產生了一個定型和標準，亦維持了許多國家的生存，但它却抑制了國民獨立思考與研究的能力。在這種傳統之下，來自父母、宗教、政治方面的權威，人人必須無條件的接受，國民絕少機會去改革、實驗、批評、探究和加以客觀的分析。

處在此一傳統之下的年青一代，幾乎無法貢獻

他們新的觀念和表現求進步的衝勁。在一個傳統社會裏頭，常常會聽到某某人有多少年資有多少經歷，就是他自己亦陶醉於其中。改革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它勢必來到，可是讓優秀的年青一代貢獻其才能似乎來得太慢了。頭腦的退化、智力的枯萎是每一個保守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因為貢獻金錢將不及自我實現的機會來得具有誘惑力。

此類型之社會的另一特色為對於家族、宗族及

部族之極端忠貞，而對國家則不然。這是一種都得敬重的定型與力量，另一方面，它還產生一種讓人不對限定範圍以外之事物忠貞負責的短見。在這個社會裏面，沒有人對廣大的社會負責，也無法產生較大規模的合作成果。對種族部族之忠心有其積極價值，但仍有其消極黑暗的一面：迷信、猜疑和仇恨外來人——不單是陌生人或外國人，甚至是屬於自己國家城市或鄰居，但不屬於其派系的人。不僅如此，它產生了一種家族型態的職員，許多機關因此而存在着徇私的頽敗風氣。按文化衝盪的常理來說，我們劇變地反對特權階級族閥主義，而這些特權階級也同樣強烈地反對我們離開父母、祖父母及家人的習慣，這是一幅相當動人的圖畫啊！雙方面彼此看不慣對方的習慣，各自深信著「所有的理由都是反對它」，其實也是真的，因為在基本前提上雙方均已建立各自的社會倫理觀念。

貴族傳統和權威傳統的顯著傾向，更因為殖民主義的思想而變得更穩固，如虎添翼。我們不難發現「服從權威」是殖民主國控制殖民地的主要因素，同時，我們也常常可以看到統治階級的霸權。許多新成立的國家以及成立很久但尚在開發中之國家，一直到最近仍然處於殖民地狀態。殖民主國的語言、文學、政府組織和社會影響力仍然支配着殖民地的一切，並且有着它的顯著效果！這些標準通常是用來維護支持現存的文化特性，就是在它們被正式廢棄以後仍然會繼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

除此尙有一些加深其影響力的因素。在許多情況之下，殖民地之政府要職或商業要職均由外國人擔任，結果造成自己國家之國民失去了發揮才能之機會。因此，在殖民地國家，除了嚴格限制國民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更少有機會讓他們透過經驗的累積來磨練其領導能力。所以，唯一較好的辦法就是出國留學或就職。這個無法避免的挫折，使殖民地的知識份子踏進政界後，即等待時機圖以暴力脫離殖民主國而獨立。

政府公務吸收當地公民擔任，是很自然地施予最大限度的控制方法。他們設計出許多常規與作業程序，以使公務人員所須要的決策減至最低限度，敵國行政組織體系的設計是基於一種盡量減少變革的原則。在以前英國殖民地的大部份國家裏，至今尚使用着老套官樣文章（這是許多可笑語法的來源），許多新獨立的國家領袖早已經被訓練並且習慣於這種作業程序，所以他們認為這是典型的行政專門學問，而且具有行政效率。這無異是要新成立的國家以十九世紀的工具來處理二十世紀的問題，如此，倘若認為維持現況是具有高度效率且可助長進一步培養獨立能力的話，那就完全錯了！

這並非意指所有阻礙進步的因素都是為達到控制殖民地之目的而精心設計出來的。殖民主國的代表們到殖民地開始殖民定居時即以從自己國家所學得的那一套最好辦法來統治亞非以及其他地區。例如，英法的大學教育制度會小心地被外國所採用，

這種制度代表着很高的成果，然而殖民地國家却未曾希望有如此之成就呀！許多「亡命國外者」，因為與家鄉之間的距離甚遠，所以不得不隱而不宣地忍制了自己，這種緬懷過去的鄉愁要比了解自己已處於「過去已不復存在」的境界要來得強烈些。所以許多在祖國業已變革許久的制定，仍然保留在國外有一世紀之久，但是對於那些未開墾之地而言，它們似乎依然代表著進步。

對於一個新國家而言，要想完全拋開這些影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即使她如何地想解脫羈絆，最後還得習慣這些制度。雖然，當今的一代已開始對殖民主國和先前的權威感到嫌惡，但是還得依着尊重權威的傳統行事。這些新的國家雖然已經推翻殖民主國的政治統治，但是在禮儀、規則以及符號象徵各方面仍舊受到殖民主國的影響。他們所熟衷的舊式制度與常規、慶典和外交禮儀以及模範和典型，正是他們想像中認為應該棄絕的制度！許多開發中國家發生的革命運動，常常會遇到阻礙，因為在許多地方會自然傾向於堅持依附這些代表進步的標準。

通常，在過去的事物當中，那些該革除以及那些該保留到現在與未來，二者之間的取捨也不是一件容易決定的事。放棄殖民主國的語言是新興國家第一步行動之一，也是不利於殖民主國統治目標達成之策，然而這種行動對殖民地人民是極為有利的。我們不難了解其動機之所在，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自己的小主人翁在學習外國語言以前，將本國語言學得精通。但是在許多開發中國家，英語（或至少一種主要的歐洲語言，如法語、德語或西班牙語等等）是唯一能使與自然科學、工藝技術以及

社會科學之最新發展保持接觸的工具。

當我們解脫殖民主義的羈絆而開始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可能很少人會體驗到英文為一種工具語言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輕易地將所有現行出版品佔為已有，但是今天許多新興國家面臨了問題：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學可自誇，而需要開始草創教育和啟蒙的必須工具——語言。假若教育是走向進步的主要途徑，那麼圖書雜誌以及其他資料也是重要的。實際上，假若他們沒有一種語言，而且沒有用這種語言出版許多刊物，那就無法獲得學習的工具。

單單就使用英語來說：倘若一個國家的主要語言不是英語，那就很難確定英語所將扮演的角色。許多國家認清把英語當作第二語言的需要，而且大概在學生七年級（約為中國之初中程度）時就把英語列為必修課程。就是因為英語是第二語言；因為英語常常在某一段過渡時期被置於不重要的地位；而且因為即使英語被認為是重要的工具，但英語國家的人民仍然不受歡迎；所以在講授英語方面，就未能達到應有的水準。因此，許多大學已經發現在本地學校由本地老師講授英文，結果學生因讀能力不够，亦無法做進一步的研究。縱使小學中學未把英文當作講授課程的工具，在許多大學裏就以英文為授課工具了，所有這些大學均體認到使用英文課本或課外讀物的必要，但是我們常常發現當需要解釋某一主張時，教授自己必然會迷失於這個國家的語言，他們也很少指定非本國語言之讀本以為補充。當你曉得我們自己國家的絕大多數的高中學生學習外國語言的能力時，就不會感到驚奇了！相信我們必然會有所同感才對。

或許你會認為我為陳述一個當我們想協助開發中國國家時在彼此之思想中出現的經濟問題而花費很久時間來繞圈子是奇怪的。雖然經濟因素的重要性未可否認，但我心中存有成見，我以為大部份經濟上的困難是由於我們所討論的另一成形的力量所造成，而且金錢根本無法單獨解決開發中國家的問題。雖然有一些國家缺乏天然資源，但大部份國家仍然有豐富的天然和人力資源可開發以貢獻於世界財富，相信人民也很樂意去做開發工作。大概說來，一個國家工業技藝及經濟落後是因為其傳統和價值觀念是朝向其他方面，只是經濟上的協助是不能改變情況的。同時，我想這些國家的人民一定很希望改善其生活方式。我們願意承受這些問題、不安、困難和衝突，因為有些資源的價格被抬得太高，使其他文化裏的人民買不起。這些人民珍視我們所失去的東西更甚於羨慕我們所擁有的。

以精神本質而自豪的許多遠東國家，宣稱物質世界為不重要；皈依宗教信徒們，還有那些著重道德領受的哲學信徒們，他們認為我們高估了物質力量；前進與革新只是一種弱點而非力量。假設這是真實的話，當我們爽直地主動告訴他們，假若想達到我們的生活水準，就必須改變其方法時，他們可能會認定我們要求的太多，而所給予的報酬太少。

有時，拒絕革新並不是如同上述所說的那種意思。我們的思想或許實與其他人民的思想完全不同。拉丁美洲有一種典型的心理，他們稱之為「差不多哲學」（Más O menos）。Más O menos 真正的意思是一種「接近」和一種「態度」（接近的態度）。在拉丁美洲常常可以聽到「會議差不多在十點鐘開始」、「一個人差不多有五英呎八英寸高」、「一件東西差不多值二百 Cruzero」。這個觀念在美國是沒有的，美國人會說：「你是五英呎八英寸高」、「你不是五英呎八英寸高」、「會議是十點鐘開始」、「會議不是十點鐘開始」。試問，你能夠抱着差不多的態度去趕火車、建房子、經商或簽約嗎？

的確，精密的量度方法和守時的觀念是重要的，「差不多哲學」會產生拖延、錯誤與損失，且會嚴重影響整個作業過程的效率。但是，反過來說，注重精確的人，當他處理有關詭譎、質的、模糊的問題時，他就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這成為決定在個人價值衡量標準下，到底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許多年以前，拉丁美洲人就決定了他們的價值衡量標準，但那可能是非意識的決定；就是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這二個不同觀念的調和並非單靠經濟援助的提供就能達成。重提一句老話：假若不使用同一語言，談話的共通是困難的，而這共通應用得比我們講話的方式與腔調來得廣泛些。

在這一章剛剛開始的時候，曾經提到圖書館是社會的經紀人，它反映着社會的文明，也扮演了社會的重要角色。我們可以知道，上面所談的那些社會影響力將反映在開發中國家的圖書館事業上。在教育受到限制的社會裏，接近知識與新觀念的途徑受到限制，圖書館的任務也同樣地要受到限制。平等並不是這個社會的目標，那麼我們也不要太過於期望這個社會經紀人所做的貢獻。以這些眼光來

看，「圖書館是民衆大學」的觀念，還有得爭辯呢！

低階層人士對公共圖書館及其服務之要求不會過多。非特權階級同樣也是社會的產物，而他們已被授以許多難以明白的方法來接受他們之所以未能享有高等階級之特權的原因。開發中國家的許多人沒有受過太多教育或者根本就是文盲，因之，圖書館對他們來說並不頂重要。雖然我們經常會發現駭人的破壞文化的事情；也忘掉了圖書館事業是文化裏一種比較緩慢而通世故的發展；而且閱讀寫作能力是讀書風氣和出版制度建立後勢必發展的現象；但是在美國還是把國民應有閱讀寫作能力視爲當然之事。老實說，圖書館對於一個不會讀書寫作的人來說是不會具有誘惑力的。

無論如何，請記住「讀物」與「讀者」並非文字問題的唯一要件。倘若大家都缺乏閱讀能力，即使有讀物也找不到讀者，然而設若大家有閱讀能力而無讀物可讀，那麼很明顯地還是沒有讀者。在掃除文盲運動中最大的失敗之一，就是當學習者的技能有了進步時，動輒放棄繼續研究學習；一個新的學習者也沒有機會去做實際練習，以充實所獲得的新知識。優良的教師和學習慎重地提高學習的胃口而沒有滿足的意向，這似乎是件難以置信的事，但這正是當今世界上訓練閱讀寫作能力的計劃所會發生的事。圖書館有一個任務，而圖書館又如何去完成它？假若以某種語言出版的刊物很少或根本沒有，民衆又可讀些什麼？我以為出版本國人所寫作之書刊及擬定翻譯計劃是識字運動中重要的工作項目，倘若缺乏它們，在許多國家裏已發現在課堂上所

得來的東西幾乎馬上會忘掉，所有的努力到頭來還是跟以往一樣產生一大批文盲。

受過教育的人與日俱增，難道說不需要圖書和圖書館來爲他們服務嗎？我們曉得教育是一種閱讀與圖書館利用之間的相互關係。絕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制度，學生須毫無異議地接受來自教授的權威，圖書只扮演一個不重要的角色，他們認爲講義及課本足以判斷學生學業成績的好壞，這個制度是不鼓勵學生養成讀書的習慣。課本枯燥無味，根本不會引起學生的興趣；另外一方面，他們認爲未經指派就主動去閱讀課外讀物，會導致學生培養成一種獨立的或與課程內容相衝突的觀念，這樣將冒學生前途的危險，所以老師們很少指派課外讀物。

從小學到大學裏高深研究這一個階梯的擢升，要完全依靠考試來決定。考試制度是測驗學生強記背誦講義課本的能力而非測驗學生對該學科的真正理解能力。此制度之目的，在於減少繼續深造之學生數量，而非使學生盡量發展其機會。說得更徹底一點，一個學生利用圖書館的目的，倘若不是爲了佔用預備考試之一席之地，而是另有其他目的，那麼這個學生的確不平凡。

以上這個制度在大學裏亦頗爲普遍，一個大學生往往沒有進過學校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的經驗，而他本身也不想去利用圖書館。但是有一個例子，少數學生巴結教授，是爲了能以特權的身份借出教授辦公室裏深鎖着的圖書。

在開發中國家裡，由於教育的限制以及大多數人被剝奪受學校教育的機會，顯然因之使圖書館從業人員及圖書館利用者的數量跟着受到了限制。由於高級圖書館專業人員的需求量不多，再加上圖書館數量的稀少以及有限度的專業要求，致使圖書館事業不受重視。更因爲圖書館任務簡單、地位低落、職員薪水微薄、缺乏有力支持以及沒有足夠機會吸引許多學生等等因素，即使要圖書館學校提供足夠的質與量來應付極爲有限的需求，也是相當困難。而且，又因爲國內受過專業訓練的圖書館員太少了，以致於幾乎無法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人員的缺乏與專業水準的低落，對圖書館事業來說都是同樣的嚴重。圖書館的工作被視爲是屬於副業或抄寫員性質的工作，它只須要最低的教育程度即可勝任，在大部份的開發中國家圖書館甚至連這一個起碼的程度都難以達到。雖然圖書館的簡單職責，就像管理圖書帳目、重新整理排架次序、分發郵件等例行公事，而且被雇用的人員也只需要最起碼的閱讀寫作能力，但是以此工作所獲得薪津而論，這項要求仍然是太過分了。就目前情況來說，許多圖書館服務的類型和某些作業程序的方法是相近似的；例如，我們有很多理由反對開架式，但是却很少考慮到開架式閱讀是絕對要先把書架上的圖書排得就緒這一個實際上的問題。我們採行開架式閱覽，但沒有考慮到這項工作須要較多的技

利用圖書的習慣、缺乏有關圖書館功能的常識，似乎不够資格當一個讀者。但是我們也得知道，強迫學校、大學或自治區提供較好的服務是不切實際的。

巧與知識能力，而這些是開發中國家所無法勝任的。」

純粹的商業買賣市場太發達的地方，恐怕難以找到太多的受過教育的人。假若一個人有足夠的教育程度來擔當圖書館的簡單工作，則他實在是太珍貴了，以致於一定不會被冷落；政府公職、商業和工業界也都會以高薪爭取，這是整個圖書館界上下一致的問題——受過訓練的專業館員，他能夠在他行業裏找到比在圖書館界工作更有威望的職業。假若他具備有像圖書館界所要求一樣程度的學校教育，那他一定會選擇一項較有威望的其他職業，或者被誘而離開圖書館界。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威望是很重要的，這種現象尤其是在階級意識下的社會更為明顯。美國的圖書館員，當他缺乏助手時，他可能極為樂意去排書、打包、甚至擦地板——只要這是維持圖書館功能的方法；但是在其他國家的圖書館員却大半不願去從事這些「丟臉」的事。在美國有許多高中生在圖書館兼差，大學生更熱切希望能在圖書館找到工作賺取學費以完成學業，但是在許多落後國家裏學生是不准在圖書館工作，因為他們正在受教育階段所以學校不能分派一個與他們身分不合的工作給他們。受過教育的人不但拒絕擔任一項在傳統上是被認為由低級人士所從事的工作，而且也不喜歡與低級人員直接接觸的職位，他們更不願意為比他較低等階級的人士服務。够資格的圖書館員不願因爲在一個爲公共服務的圖書館工作而貶低其地位。簡單一點來說，圖書館作業是一日復一日不停的工作，

對這項工作會感到滿意的人，却沒有能力去勝任；够資格的人，却不願從事這工作。

由於對部族種族的忠心，由於國家主義，由於職業上的妒忌，更加深了保持身分的意識，而這對於各類型的合作都是不利的。在某些社會裏，聽別人的勸告或推介而工作似是丟臉的事情，這好像是你已認識了別人的優越性；在某些文化裏，與他人階級的人聯盟似是件有失其社會地位的事；又倘若與別人合作而不靠自己獨斷獨行的話，不管因合作可增加多少利益，均被認爲有失獨立性。圖書館的經濟原則是儘量減少資源與工作的重複，以發揮最大的效用。由於合作的結果，許多不可能的事往往會變成可能。但是不幸地，却有一個反傾向——

由於機會的稀少，具有同等資格和興趣的人彼此之間視爲敵手，其他人的成就就被視爲某一個人擢昇的障礙。這種風氣，實是一種魯莽有勇無謀的行爲，不足以服人。

開發中國家大抵根本沒有圖書館協會的存在，要是有的話，也根本不發生作用。要發揮團體行動之效果，必須要有完善的合作協調制度和建立彼此之間認可的相互倚賴，但是，這些是與傳統觀念相違背的。所以，我們要把靠合作才能完成的重要行動和服務措施介紹給開發中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例如，開發中國家缺乏圖書聯合目錄、雜誌聯合目錄以及國家書目等等足以發揮圖書館功能的基本工具。

因爲這個理由和許多其他有關之態度、用法和習俗等因素，所以我才認爲外來的經濟援助，只能

在影響基本改變方面，擔任次要的地位。金錢總是有限，外國交換品也常常不能陸續供應，但是圖書館服務的費用却提高了。倘若想提供圖書館服務，當地政府不撥款支用而單靠國外捐款是不够用的。這通常是因爲政府對圖書館沒有真正的認識，而完全是經費不足的問題。在我收集事例的前述地區裏，有許多圖書館仍然從事服務工作，這反映出現代的新觀念與代表積極的好景象，這是因爲他們個人曉得所需要的是什麼而且要去從事這項工作，往往他們也沒有外來之援助，然而，他們却做了許多「不太足夠」的服務。

金錢的缺乏，即使無法阻止圖書館新觀念的產生，至少也會妨礙到圖書館工作的圓滿完成。圖書及設備的購置，適當辦公房舍的建築以及職員的薪金在在都需要金錢。金錢與資源供應不充足，就會限制到圖書館服務的成果。圖書之缺乏及其價格的昂貴，而且從國外購書困難重重且經常延誤時間，致使許多海外國家的圖書館經營方針著重於保存及保護圖書。在這些圖書館裏，管理人員需要對所有的圖書負看管的責任，當圖書清點時，若發現有短缺情事，管理人員需自掏腰包賠償。他們不採信「書經常是關鎖着嗎？」當然他們能够看到關鎖着的圖書，但關鎖着圖書是這一制度所預料得到的結果——這就是它的目的。甚至是在我們自稱爲開架式

到替本以及容易被偷的書關鎖着。在一個國家倘若把每一本書都視為珍本、視為昂貴圖書、視為難以找到替本、視為容易被偷的話，那麼每一本書都必須關鎖起來，圖書管理人員也要對它們負完全責任。圖書館員的工作無疑地變成保管圖書而非傳播知識。由於這個深根蒂固的癖性，所以甚至凡以金錢購置的所有圖書同樣地也被擺進深鎖的書櫃裏，這些費用之支出對於圖書館之服務毫無助益。

並非所有差異都是屬於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很明顯地，有一些自然條件改變了一個國家及其人民追隨我們美國圖書館服務工作之觀念的能力。很巧合地，有許多開發中國家均位於熱帶。這些國家裏熱度濃氣與暴雨等等令人喪失活力的氣候，使活動受了限制，精力枯竭，致使無法與氣候較溫和的地區並駕齊驅。也有一些國家的土壤貧瘠、食物缺乏，致使人民無法強壯而有力。這並不只是食物不夠的問題，而是因為食品營養不足，人民缺乏健康與活力。要克服這些困難光要人民下定改變情勢的決心是不夠的，相反地，要人民練習去克服環境控制環境才是可能的有效辦法。實在說來，它不是經度緯度的問題，而是教育與興趣的問題。你看！我們已經看到沙漠裏開了花，粗糙的土地已變鬆軟，有意志去完成的事情不是成功在眼前嗎？

另外還有其他文化上的自然現象影響到問題的解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國家所使用的語言，語言又造形了思想。沒有字母順序的語言，例如中國語文，非但不能使用字母的排列方法，而且因為不同的邏輯觀念，所以在人民使用圖書館時，亦

將改變其方式。我們習慣於a-b-c的字母順序，認為它是一種處理事物的「自然」方式。中文的歸檔或圖書目錄排列方法不能使用字母順序方法，所以他們設計出一種排列中文卡片的「自然」方法，其中的一個辦法是筆劃法，我曾經親眼看到一位圖書館讀者，在使用卡片目錄以前，將一個中文字寫在掌心，數數它到底有多少劃；這對我們來說是件奇怪的事，但並不會比我們開始找尋字母時心裏上一連串的想着「m-n-o-p……」的方法更奇怪。像

東方那種表意的語言和複雜的人名，使我們整個書目組織和編目工作無法適應。假如一個人的姓名在一生當中改變很多次，或者習慣上不用姓而用其他名字，那麼以著者姓名為主要款目就不是邏輯上應首先考慮的方法。對於習慣美國圖書館協會編目規則的我們，一個非字母順序的目錄或不以著者名字為主要款目的目錄，似乎是一「廢墟」。當我們的規則被捨棄不用時，要比別人被迫去適應不能適應的環境較不會產生「廢墟」。所以說，與其我們的規則被捨棄不用，而不可強迫別人來適應不能適應的環境。

當然，這些只是細節，但它就可說明當我們以自己的方法來解決別民族的問題時會跌落之陷阱。許多外國圖書館所遭遇到程序上的困難，是由於我們所給予的指導與意見等等的協助所產生的。老師教我們規則，但沒有強調適應的需要，也沒有強調事，或者不值得嘗試。對問題真正的認識是邁向解決之道的第一步，當我們對問題沒有真正的了解或不去面對問題時，這種境遇才是絕望的。美國在過去對於開發中國家每一方面——包括圖書館事業——的援助所造成雙方面的錯誤應負點責任。它有很多的失策，錯誤的開始就註定失敗的結果。在下一章裏面，將談到美國圖書館界的任務，讓我盼望着我們能够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我們不只是要描述別人所做的一切，最重要的乃是了解為何他們會這樣做，以及美國圖書館界將在開發中國家開展着的戲劇舞台上扮演怎樣的角色。（未完，待續）。

由於老師沒有了解他正要求學生去做心理學上不可能的事！